

正道

沙民
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沙民 著

正道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正道 / 沙民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2. 12
ISBN 978 - 7 - 5161 - 2042 - 2

I. ①正… II. ①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02229 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郭沂纹
责任校对 刘俊
责任印制 张汉林

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(邮编 100720)
网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中文域名:中国社科网 010 - 64070619
发行部 010 - 84083685
门市部 010 - 84029450
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
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
印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 × 1000 1/16
印张 15.25
插页 2
字数 218 千字
定价 38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电话:010 - 6400979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第一章 素斋论荤 / 1
- 第二章 光棍集团 / 18
- 第三章 三堂会审 / 44
- 第四章 缺席结义 / 74
- 第五章 弄拙成巧 / 100
- 第六章 弥勒引见 / 126
- 第七章 兔死狐悲 / 149
- 第八章 金钱粪土 / 173
- 第九章 顺藤摸瓜 / 194
- 第十章 功德圆满 / 217

第一章 素斋论荤

夕阳仿佛涂了胭脂，又红又圆恰似孩子的笑脸；树林沙沙，归鸟啾啾，有几分欢快也有几分落寞。单水清身披夕阳余晖，迎着早春的晚风，挺立在华光寺前，仰望高耸的慈岩峰；明亮的眼光透露出某种虔敬和执著，方正的脸上刚毅中带着几分稚气。慈岩峰是尊天然立佛，单水清每次到这里都要这样仰望；今天他感觉这尊立佛在夕阳余晖下更加生动逼真：丰腴的脸庞笑容慈祥而又冷峻，脑后的发髻显示着超凡脱俗的潇洒，似睁又闭的慈目似乎俯瞰着多事的人间。这是大自然何等伟大的造化，而自己又是多么渺小！单水清感慨着，目光移到华光寺的殿宇，突然觉得原本巍峨的建筑，在高耸的慈岩峰下显得有些低矮。雄浑的钟声突然响起，噶——噶地在山谷里回荡。三三两两的香客，完成了他们的神圣使命，匆匆踏上归途。偶尔有人走进寺门，踽踽独行而又步履匆匆，不时悄然环顾左右，似乎怕被人认出。单水清早就听说，时下某些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也常进寺庙烧香，祈求菩萨保佑。至于他们是否信佛，别人无从知道。他们来寺庙烧香，害怕被熟人看到，所以偷偷地仿佛搞地下工作。此刻，单水清看着那些左右环顾的人物，不禁轻蔑地摇头冷笑。

华光寺方丈慧泉从边门出来，双手合十迎着单水清走去。他身材高大，微微有点发胖，稳健的步伐颇有八字步的意味，丰腴的脸上慈祥中有几分幽默，大耳朵上肥硕的耳垂更添了几分佛相；他的整个形象，与高峻的慈岩峰有几分相似。慧泉老远就打趣地说：

“不知局长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”单水清收起脸上的冷笑，迎上去说：“今天是汪通洋这个吃荤的人召我们来吃素，真是稀奇。”慧泉突然记起，今天他们几位来方丈室聚会，确实是汪通洋联系的，以前来这里大多是由单水清安排。

他们几个人算得上患难之交，平时各忙各的，彼此有空闲时喜欢聚在一起。他们聚会除了来华光寺，大多由汪通洋召集到饭馆酒店。为了方便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的邢雨辰，偶尔也会去省城聚会；好在从潮江市到省城不过个把小时车程。他们到饭馆酒店聚会，菜肴虽然简单，却总是荤素搭配，荤菜居多。特别是汪通洋，戏称自己是吃素的。到华光寺方丈室聚会，也就清茶一杯，瓜子几碟，至多再加点水果，清清爽爽，简简单单。汪通洋虽然戏称自己是吃素的，其实很愿意到这里来；因为这方丈室简朴雅致，环境清静，绝无干扰；既可无拘无束地谈论世间风云，畅抒情怀，甚至发牢骚骂娘；又能听慧泉谈佛论经，开悟人性；这样的高档享受，别处实在难找。但汪通洋每次到这里，都会打趣地说：“好好，这次吃素，下次吃荤，否则营养不良，影响身体。”

对于今天汪通洋安排在这里聚会，慧泉也感到奇怪，心想是否有什么要事商量，或者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参加；以前去饭馆酒店，自己大多不去，偶尔参加也只是要两盘素菜一杯清茶，与他们仿佛两个世界。慧泉这样想着问单水清：“你很长时间没来了吧？”单水清摸着腕上临时戴上的佛珠感慨应答：“怕有半来个月了，所以今天早早赶来，向你请罪！”慧泉又双手合十说：“善哉善哉！”

慧泉挽着单水清到方丈室，动手给他泡茶，然后坐到里边靠墙的紫黑藤椅上，招呼单水清边喝茶边等待。宽大的茶几西侧，一扇小木门半开半掩，里面是慧泉研习经文，处理事务的地方，其实就是办公室。墙角的香炉里，几支细香青烟袅袅，馨香缥缈。单水清往木门里看了看，抬头欣赏墙上不知看过几遍的横幅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；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慧泉起身拉单水清一把说：“别看啦，你也差不多到那境界了；可惜你不是禅林中人，要不华光寺方丈的宝座非你莫属。”单水清轻轻甩开慧泉的手说：

“大师别笑我，我没有这个悟性，能看懂就谢天谢地！”单水清开始与慧泉交往时都称他大师，现在却只有开玩笑时才这样叫。慧泉收起笑容，神情庄重地说：“人人自有佛性，惠能作此偈前随众劳役，踏碓舂米，此偈乃顿悟所作。”单水清摆摆手说：“那是惠能长期潜心沉思的结果，我杂念太多；你看，我有老婆儿子呢，你若拉我入伙，他们怎么办？”慧泉笑笑说：“岂敢岂敢。”单水清爽朗地笑着坐到慧泉对面的藤椅上。

单水清刚端起茶杯，一通公司董事长汪通洋和省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处长邢雨辰进来了。汪通洋以他高大的身躯裹挟着邢雨辰，仿佛挟持人质一般。其实邢雨辰身材并不矮小，只是略显单薄，加上白皙的皮肤，使人感到有些文弱。两人并不嬉闹，却是神情严肃，甚至有点气呼呼的样子，好像一路上在争论重大问题。慧泉起身招呼，四人一起坐到中间茶几旁。慧泉又动手泡茶，那脚步和动作毫无声息，仿佛练过轻功一般。四人沉默不语，轻轻吹着滚烫的茶水，不时喝上一口。汪通洋喝得急烫了嘴巴，但见地板上干净得毫无纤尘，勉强咽了下去，嘴巴嘶嘶地吸着冷气。

过了一会儿，汪通洋端起茶杯重重地往茶几上撞一下，指着单水清问：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单水清不假思索地笑着回答：“我们弟兄相聚，当然是好日子。”汪通洋紧接着又问：“你这家伙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界的？”单水清不解，一时语塞。汪通洋骂也似的说：“看你连自己的生日都忘记，活到狗身上了。”他居然记着我的生日，真不愧是患难之交！单水清内心感激，脸微微一红，笑了笑说：“活到狗身上好啊，小时候祭祖，母亲总是祈求祖宗保佑我们像小狗一样健康。”邢雨辰神情沉重，以责怪的口气问：“你真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？”单水清嘴角抽搐几下，哈哈笑着说：“忘了好啊，但愿阎王爷也忘记。”邢雨辰盯着单水清说：“你想得美，阎王爷不会忘，组织上更不会忘，你的时间不多了。”汪通洋紧接邢雨辰大声问：“你今年几岁，都五十三了，那老东西六十多了还占着茅坑不拉屎，徐国金让他赖着就是为了压制你，你还没声没屁的！今天就是要讨论这个！”邢雨辰谨慎地说：“是该好好讨

论，那老家伙何时退休，你究竟能不能接替？”慧泉不说话，会心地笑了笑。

汪通洋所指的老东西和邢雨辰所说的老家伙，是市民族宗教局局长袁世安，跟市委组织部部长徐国金是连襟。他个子矮小，猴子似的脸上老年斑早已光顾，见人总是笑嘻嘻；顶上的头发已经弃他而去，成了肉饼蒸蛋的样子。袁世安原先一直是副局长。他学习还算认真，早先发的哲学普及读本，翻得掉了封面卷了角，某些内容记得滚瓜烂熟，这成了他的主要资本。这点资本，袁世安每次讲话都要用到：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，有好就有坏，有坏就有好；有成绩就有缺点，有缺点就有成绩；有教训就有经验，有经验就有教训……由于他总是一对对地说着“两有”，时间一长，单位的人背后戏称他“两有”局长，远远看到就说“两有”来了。徐国金当组织部长后，“两有”的能力水平仿佛乘上了火箭，已经超过提拔年限的人^①突然提拔当了局长。单水清却不识货，调到民宗局之初，对袁世安的能力水平并不恭维。袁世安本来就把单水清看作预备局长，要来顶替自己，因而对他的不恭维格外敏感；但对自己的笑容却毫不吝啬，碰到单水清就格外灿烂，而且总要踮起脚尖，伸长手臂去拍他的肩膀。单水清从不把人往坏处想，总觉得老局长虽然水平不高，人却还热情，对他那种隐藏在热情中的圆滑和阴诈毫无戒备。袁世安对某些事情非常专心，比如用一个本子，专门记录局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过失，积聚秋后算账的材料。单水清有许多农村朋友，有时会给他送来土特产。单水清每次都会随意收下，有时正好中午，就在食堂请他们吃中饭；有时碰巧下班，就把他们请回家，害得妻子忙乎一场。请客吃饭的钱折算起来，这些土特产比在市场上买来要贵得多。单水清不在单位时，这些朋友会把土特产放在传达室。有一次，一位朋友送来两只公鸡。这两只家伙也像乡下人进城那样感觉新鲜，丢进传达室后居然来了兴致，喔喔地叫得整幢楼都能听到。袁世安对此很感兴趣，用本子记录在案尤嫌不牢

^① 内部有规定，哪级干部到哪个年龄原则上不再提拔。

靠，还用录音机录了音。他录音时极为专注，录完音一抬头见门卫站在身边。门卫好奇地问他为何录音，他尴尬中灵机一动，说这声音嘹亮，录下来用于早上叫醒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单水清渐渐感觉到袁世安的圆滑和阴诈，尽可能敬而远之，除了商讨工作，尽量避免和他接触。单水清并非怕袁世安，而是对他的做派既不习惯，又看不起，甚至反感；觉得与他打交道要么逢场作戏，要么起冲突，这都是自己不愿意的。单水清对工作虽然负责，却毫无权欲，因而比较超脱。这正中袁世安下怀，他不仅大权独揽，连芝麻绿豆的小事，也一把抓在手里。尽管袁世安总是埋怨日子过得太快，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到了退休年龄。他当然还想多作贡献，列举一大堆民宗局长这个位置的特殊性。有特殊性，就有别人难以胜任的理由；这也是两有，当然这两有不是空话，首当其冲地把单水清给“有”进去了。袁世安打着这两有的招牌，时不时找徐国金纠缠，要求延长自己的局长任期。这正好合乎徐国金的胃口，连襟俩一拍即合，联手对付他们想象中的对手单水清。在这当中，彼此的连襟关系也确实起着某种粘合作用。徐国金不时冠冕堂皇地劝说袁世安，要他顾全大局，做好退位的思想准备；并暗示他将这种体现组织部长觉悟的劝说张扬出去，可袁世安对此却一点都不配合。当然，徐国金仅仅是劝说，袁世安依然蚂蚁似的叮在局长位置上。单水清到民宗局一待就是五年，如今年龄也快到限制提拔的杠杠，好在他并未如袁世安想象的那样，觊觎着局长位置……

五年的副局长，单水清自己虽然不在乎；可汪通洋和邢雨辰却越来越愤愤不平，焦虑不安。今天，汪通洋召集这次聚会，就是为此商量对策。他见单水清一副局外人的样子，敲打着茶几问：“你当这个管和尚的副局长几年了？”单水清看看微笑不语的慧泉，不无尴尬地对汪通洋说：“什么叫管和尚？别胡说八道！”慧泉依然微笑。汪通洋不理睬单水清，打起手势提高嗓门说：“五年啦！你已经没有五年了！”

讲起年龄，单水清内心其实不胜感慨。自己曾是一县之长，如今却当着管和尚的局长还是个副的，而且一当竟是五年！

当年，单水清由源水县长调任市民宗局副局长，只知埋头拉车，不知抬头看路的他，事先毫不知晓。领导找他谈话时极感意外，满心愤慨，紧闭嘴巴，一言不发。特别是看到曾经的同事、市委组织部部长徐国金，阔大的脸上掩饰不住的得意和骄横，单水清心中怒火燃烧，气得身子发颤，憋得脸孔发红，直想责问他如此对待自己的理由，甚至恨不得扑上去撕咬一番。单水清毕竟是血性汉子！可他还是克制住了，在领导的催促下，最终说出两个字：“服从！”

单水清到民宗局后，怀着愤慨痛苦的心情，工作之余一头扎进父亲遗留的书堆里，从中排遣内心的苦闷，寻找精神的慰藉。起初，他有意识地反复阅读陶渊明的《归去来辞》，把它背得滚瓜烂熟。渐渐的，单水清在书堆里看到了广阔天地。向来自信的他，总觉得天生我才必有用，犯不着生那无聊的闲气。单水清毕竟和徐国金共过事，对他的几根肠子清清楚楚，知道他不会就此罢手，还会继续关照自己。但单水清无所顾忌，对徐国金渐渐从愤慨变成轻蔑：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；你哈你的腰，我挺我的胸！单水清早就明白，在这个世界上要挺直腰，昂起头，必须付出代价！既然明白，那就无怨无悔，事实上，这代价早就注定了！所以，单水清绝不向徐国金折腰低头，宁愿当这个管和尚的副局长！

市里本身没有少数民族，宗教也并不活跃。道观和教堂屈指可数，但佛教的寺庙倒有不少，信徒除了寺庙里的和尚，民间还有众多吃斋念佛的人。民间信徒虽然人数众多，却用不着多管，余下的就是庙里的和尚，因此有人戏称民宗局是和尚局，民宗局长是管和尚的局长。戏称当然不作为凭，和尚念经撞钟自有方丈管理，根本用不着别人插手；事实上，政府也绝不会像抓经济指标那样，去抓和尚每天必须念多少遍经，撞多少次钟。当然，宗教无小事，场面上没有人敢说民宗局不重要；但重要归重要，实权却没有多少。也许因为实权不大，民宗局的事情也不多，这倒符合权责相当的原则。也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五年来，单水清结交了不少和尚朋友，慧泉是关系最密切的一位。

单水清初次与慧泉相识，是在市孤儿院。

单水清在源水当县长时，每当看到孤苦伶仃的孤儿，心中总会涌起强烈的怜悯之情和责任感。他常与市孤儿院联系，委托他们为一些孤儿寻找合适的领养人，使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家！因此，单水清对市孤儿院有着特殊的感情。到民宗局后，单水清时常去那里做义工。他感慨地想，这虽然算不上兼济天下，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！单水清去孤儿院做义工，决不挑三拣四，装腔作秀，而是实实在在，什么活都干：拖地板、擦窗户、洗厕所、清垃圾；孩子矫正锻炼，他保姆似的守在一旁鼓励指导；孩子集体活动，他当起了美猴王；一些智障孩子常常流口水挂鼻涕，他慈母似的细心为他们擦去。为了做好义工，单水清专门买来儿童护理教育方面的书籍。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，居然成了称职的“保姆”！在单水清眼里，孤儿院的孩子是最弱勢的群体，有时似乎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，因而会有惺惺相惜的情感……

有次，单水清正与孩子们一起吃中饭，忽然院长陪着个和尚进来。“那位是民宗局单局长”，院长一到就指着单水清兴奋地介绍。这些孩子一听，连忙齐声说：“单伯伯好！”虽然有的孩子口齿含糊，但一张张稚气的脸却是那样真诚！院长接着指着慧泉介绍：“这位是华光寺方丈慧泉大师！”一听华光寺方丈，单水清连忙起身施礼；慧泉双手合十相迎。“局长能与孩子们共进午餐，真是难得！”慧泉慈祥地微笑着赞许。“哪里，不过是张口之劳，”单水清谦恭而又幽默地说。“好，好，贫僧也来张张口，”慧泉说着在一个空位上坐下。院长另加位子作陪。席间，单水清和慧泉不时为孩子们夹菜。虽然有的孩子歪着头，流着口水鼻涕，但他们两人这餐饭却吃得别有滋味！院长喋喋不休，一会儿介绍单水清常来做义工，成了孩子们的好保姆；一会儿介绍慧泉有求必应，经常捐款，是院里的提款机。“你们都是活菩萨啊！”院长感激地说，鼓动孩子们感谢他俩。两人连忙起身，一个个扶着站起的孩子坐下。单水清诚惶诚恐地说：“大师才是活菩萨，我是凡人，到这里来与其说是帮助这些孩子，不如说是他们帮助我，使我得到心理平衡和安

慰，要感谢的应该是我！”慧泉平静地微笑着说：“一样一样，贫僧也是凡人。”经过这餐简单而又特别的中饭，单水清和慧泉心有灵犀似的相识相知。此后，单水清经常去华光寺，在听慧泉谈佛论经的同时，还不时拉着他去边远山村，用寺庙的善款支教学，帮助那里的孩子解除失学之苦。原先，单水清看到寺庙里的功德箱，总觉得有铜腥味；而现在，却感到它名副其实，确实功德无量！平时耻于言钱的他，一有机会，就为华光寺拉赞助。单水清还喜欢寺里的晨钟暮鼓，青灯古佛；身处这样的氛围，感觉天地连同自己的心胸变得格外开阔，以超脱的心灵体味这个世界，感到并没有那么复杂……

民宗局虽然工作量不大，单水清却依旧保持着干脆高效的工作习惯，以此赢得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，用于去孤儿院做义工和读书写作。他起初读的书相当庞杂，所写的文字大多是体会杂感。他从不投稿，作为一种记录和积累，不时回头品读修改，渐渐形成了一定的数量和体系。随着与佛教接触的加深，单水清把中国古代文化和佛教结合起来研读，感到那是无限宽广而又丰富的天地，在那里自由驰骋，简直是至高无上的享受。当然，单水清不仅是为了享受，他内心深处依然感慨报国无门，壮志未酬；依然雄心勃勃，要证明自己的才华，体现生命的价值！这样的精神状态，促使单水清全身心地投入自己选定的领域；渐渐有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。而这一切，单水清从不向人提及，没有任何人进入他丰富的内心世界。对他这样的人，如果没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本事，是很难理解的！当然，单水清毕竟食人间烟火，一回到社会，他既怀抱着强烈的责任感，又有格格不入的苦闷；尤其是看到徐国金这样的人居然身居要职，而且无休无止地恃强凌弱，践踏公道正义，心里就会产生疑惑甚至怨恨。现在，每当心里怨气浓重时，单水清就去华光寺，与慧泉谈天说地，听他谈佛论经。单水清因此成了华光寺的常客，慧泉的亲密朋友。

今天，单水清看到汪通洋如此激愤，心里既感激又觉得大可不必。自己年纪已经半百零三，很快就要退休，何必再计较是正职还

是副职；而且，如果真让自己当了正职，各种会议和应酬将大为增加，自由支配的时间将大为减少。生命存在于时间之中，失去自由支配的时间，等于失去部分生命，这是何等重大的损失啊！此刻，单水清内心又这样感慨。

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汪通洋忍不住对单水清说：“人家急死，你当哮喘，就是放屁也有香臭！”单水清心里说着谢谢，嘴上却说：“清静之地，莫谈国事，人家何时退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慧泉看看汪通洋又看看单水清，和蔼慈祥的脸上显出几分严肃，平静而有力地说：“佛门净地，但说无妨，记得唐朝时众多寺院僧人支持武则天称帝，因缘际会数十载，诗文灿烂，释道儒三家协调，百姓安居乐业；还有，想必诸位看过电影《少林寺》吧？”汪通洋紧接着说：“看过看过，我佛扬善也惩恶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”邢雨辰犹豫着说：“谈谈嘛……没有什么关系，不相信这世上没有公道正义！”“相信没有用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，要公道正义全靠我们自己。现在第一位的事情，必须让那老东西退休，把位置腾出来。”汪通洋停顿片刻，指着邢雨辰说：“这样赖着不走，是违反规定的，你去找部长汇报，问他管不管？或者干脆你直接给市里打电话，请他们严格执行规定，让那老东西立即滚蛋！”邢雨辰面呈难色说：“这……恐怕不妥吧。”“有什么不妥？你这是害怕，胆小鬼！”汪通洋说着敲一下茶几站起来，“你怕我不怕，我明天就去找市委高书记上访。”单水清扭身拉汪通洋一把说：“别胡闹，坐下！”邢雨辰白皙的脸严肃而又谨慎，皱眉沉思一会儿说：“这事我看不用着急，凭我的感觉，老家伙比兔子尾巴还短，犯不着大动干戈。”汪通洋瞪着眼睛问：“你敢保证？”“我保证不出三个月！”邢雨辰嘴角带着不易察觉的自负，“我这碗饭可不是白吃的。”“三个月？”汪通洋紧盯着邢雨辰问，“这么精确，有什么根据？”邢雨辰得意地挤挤眼说：“不告诉你。”“不告诉？我还不想知道呢。”汪通洋哼了声又说：“我明天一定去找高书记上访。”邢雨辰相信汪通洋不仅明天真会去找高书记，如果逼他一下，现在就会去；所以他真有些担心，只得如实相告：“早有人反映了，你就省省力吧！”

“你这小子卖什么关子！”汪通洋说着笑笑，想了想郑重地说：“那就讨论第二个问题，也是最重要的问题，老东西滚蛋后，怎么保证我们县太爷能够接替？”“是啊……”邢雨辰沉思着一时没有下文。单水清挥挥手说：“别胡说八道，这事情有什么好讨论的，一切任其自然吧。”慧泉微笑着对单水清说：“任其自然吧，人家愿意，谈论何妨？”

慧泉的态度，大大出乎单水清的意料。

慧泉依然微笑，面容格外自然轻松，起身为他们杯中加水。他曾是官场中人，至于为何要脱离红尘，皈依佛门，以青灯古佛为伴？或许是性情所致，或许是信仰驱使，或许是宦海失意；对此，慧泉从来不说，别人自然无从知道。他在五台山削发出家，不久进佛学院深造，先后到峨嵋山、九华山、普度山驻锡，最后从普度山来到华光寺。这些，慧泉初到华光寺自我介绍时点到过，当然也只是点到为止，决不张扬。由于慧泉到过四大佛教名山，用世俗的话说，在那里学习工作过，起码也是挂职锻炼。远来和尚好念经，从四大名山出来更是不一样，加上慧泉确实见多识广，佛学根基深厚，为人大度谦逊，面容慈祥如佛，因而当地佛教界公认他为高僧大德，威望简直至高无上，成为领袖人物。当然，这里的领袖并非叱咤风云的英雄，也不是振臂一呼万众云集的统帅；这里的领袖是基于道德和学识，加上某种神秘色彩，使得别人无法抗拒而自然敬仰的人物。其实，不光是佛教界，民众对慧泉也是敬仰得顶礼膜拜，五体投地，社会上将他传得神乎其神，称他为有求必应的活菩萨。比如，某某结婚多年不孕，公婆吵吵闹闹，夫妻差点离婚；无奈之下到华光寺求子，十月后果然生下龙凤胎。又比如，某某老人久病卧床，四处求医，毫无功效，气息奄奄之时，死马当作活马医，去华光寺烧香许愿，第二天就能下床，三天后健康如初，十天后居然青春焕发。再比如，这当然是秘传，某某嫌官职太小，为升官朝思暮想，上下打点，结果总是竹篮打水；听说华光寺灵验，便装作民工模样，一早等候，寺门一开，闪身而进，烧得当天头香，此后两年，此人官升三级。这样的消息传播效率特别高，或沸沸扬

扬，或暗流涌动，很快传遍社会每个角落。传播中想象发挥，添枝加叶，使人感觉活灵活现，真真实实；同时又神秘秘，高深莫测。华光寺因此香火旺盛，重要节日寺院人满为患，一年四季香客络绎不绝。其实，这大大出乎慧泉本意，他根本不想当什么劳什子的领袖，如果真有领袖瘾，又何必削发出家，在官场厮混岂不更好。他到华光寺，只是敬仰慈岩峰这尊高耸巍峨的天然立佛，喜欢慈岩峰下的清静。他的心境如一潭秋水，明澈平静；他的心态，超脱而又不避世。

在慧泉看来，单水清虽然潜心于自己的一方天地，但对于当民政局局长却不会绝对不愿意，而是希望顺理成章，光明正大地当；可是，这对于单水清是难以实现的奢望。这时慧泉却问：“新老交替，自然法则；老的退下来，新的接上去，完全顺理成章；何况，你副局长已经五年，早该破茧化蝶，怎么还要你们来讨论？”汪通洋不耐烦，冲慧泉说：“你成天待在和尚寺里，外面的事情当然不知道……”见慧泉点头一笑，汪通洋觉得有些失礼，也对他笑了笑。单水清接着慧泉的话说：“是不需要我们讨论，也不能讨论。”“怎么不能讨论？”汪通洋说着捋一下头上的短发，“我现在是光头，你们怕我不怕！这次我准备花钱出血，就算是买，也非得把这个局长买到手！”“胡说！”单水清脱口吼道，突然站起身，指着汪通洋责问：“给谁买，你当？”“你以为我当不了？”汪通洋反问，“我现在不稀罕，这破官帽买来丢给你。”“你不稀罕我就稀罕，你把我当什么啦？”单水清脸上突然红了红，“怎么能花钱买官？穷则独善其身，做人要讲气节，讲人格，我才不想当那个狗屁局长！”“独善其身？”汪通洋连哼几声，“你那么超脱为什么不隐居，为什么还当这个管和尚的副局长？”单水清被逼问得简直无话可说，但见汪通洋激动得满脸通红，诚恳地解释：“时代使然啊，要在过去农耕时代，我也许早就隐居山林，何况古代也有大隐隐于市的说法；我现在这样，差不多也算隐居了。”“狗屁隐居！”汪通洋更来了气，“你现在当这个管和尚的副局长，是不是为了生活，为了老婆儿子？这样的话，根本不需要当这个副局长，连班都无需

上，我保你全家衣食丰足。”单水清心底顿时涌上一股怒气，心想你有几块钱有啥了不起；但他知道汪通洋对自己的感情和此刻的心情，叹口气说：“你老兄不理解。”“我不理解？”汪通洋盯着单水清责问：“我们是什么，患难之交啊！患难之交不理解谁理解？”汪通洋声音颤抖，眼睛有些湿润。邢雨辰心里很矛盾，从感情上讲，他完全赞同汪通洋的观点，可对花钱买官实在不敢苟同。他端起茶杯，举到汪通洋面前说：“好兄弟，敬你！”汪通洋与他碰了碰，将茶杯放到茶几上。邢雨辰劝汪通洋说：“前几天省委刚发过制止买官卖官的文件，我们可以反映情况，汇报思想，为此花钱不合适。”汪通洋又激动起来：“怎么不合适，别人做得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得？”“那是少数人的行为，现在不是在制止买官卖官吗？”邢雨辰解释，态度谨慎而又诚恳。汪通洋却吼也似的说：“什么买官卖官？这提法是胡说，是庇护，永远制止不了。”邢雨辰不解地急着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汪通洋干脆地回答：“管住卖官的不就得了，没有卖的到哪里去买，干吗把买的扯进来。”邢雨辰不假思索地说：“买卖是双方的事情，当然都要制止。”“你这是半天里的灰尘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我们讲实际的，”汪通洋以自嘲的口气说，“我现在很乖，有时也去买菜。今天早上到农贸市场，想买只鸭子改善一下，可人家卖完了，没有，我只得空手而归。”汪通洋说完摊手大笑，三人也跟着笑。汪通洋继续说：“我在公安局的时候，曾经参加禁毒，就是针对毒贩，一有线索就查，查到就抓，抓到后只要罪名成立就杀。”汪通洋停顿一下，指着邢雨辰，“你们要像禁毒那样，首先抓官贩子。”“你说得有理，但事情没那么简单。”邢雨辰皱起眉，愣了愣感慨地说，“真有那么简单就好了！”“为什么不简单？”汪通洋情绪更加激愤，“还不是因为牵涉到一个官字？只要牵涉到这个字，明明白白的事情会变得糊涂，简简单单的道理会弄得复杂。”邢雨辰依然皱着眉，无奈地解释：“不完全是这样……”“我知道还有更复杂的原因，”汪通洋打断邢雨辰，“首先，对于卖官者来说，买官者也就是投靠者，他卖官既能得到经济利益，又能壮大政治势力，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。其次，由

于这个原因，你要查，就会拔出萝卜带出泥，你要杀，就会兔死狐悲；所以就复杂，但万变不离其宗，总根子在一个官字，何况买官者本身也是官，你见过工人农民买官吗？”单水清沉默无语，慧泉会心地笑笑。邢雨辰觉得汪通洋虽然偏激，但说得那样实际，那样深刻，那样酣畅淋漓，实在是难以辩驳。邢雨辰心里难受，虽然自己手上没有官帽，但毕竟在省委组织部工作，那可是掌握官帽的机构，汪通洋这不是在骂组织部吗？这对组织部绝大多数人，对于自己，该有多冤啊！可是买官卖官的现象确实存在，自己单位不一定有，整个领导干部队伍中却不是个别现象。邢雨辰痛恨那些人，真是几颗老鼠屎脏了一锅粥！邢雨辰心里难过愤恨，却想听听汪通洋还要说什么，便以征询的口气说：“你分析得很深刻，这种情况是存在的，但形成的原因很复杂，要根治很困难……”“好一个复杂！”汪通洋挥手打断邢雨辰，“别说狗屁历史原因，活人做坏事不能推到死人头上去，你在那里卖官跟孔夫子有关系吗，跟秦桧有关系吗？没有，跟他们谁都没有关系！”邢雨辰觉得自己并没有这个意思，汪通洋是强加于人，忍着气问：“谁说要推到死人身上？现在是抓活人，接下去要签不买官卖官的承诺书，连我这个手上没有官帽的人也得签。”“哈哈……”汪通洋前仰后合地大笑一阵，“领导要承诺不买官卖官，老百姓是否要承诺不偷不抢，不淫不拐？你让老百姓签这样的承诺书，我保证被骂得狗血喷头，甚至被打得头破血流。”“签总比不签好，”邢雨辰见汪通洋冷笑，反问他，“光挑毛病谁都会，得开药方。”“药方倒是有，若肯照方服用，”汪通洋用京腔唱起来，“草药一剂保平安。”^①邢雨辰忍不住笑了笑说：“别装神弄鬼，你有何药方，说来听听，果真灵验，就算你的功劳。”“阳光！”汪通洋不假思索地说，“只要公共权力沾上私有属性，就一定会寻租，一定会交易；要去除公共权力的私有属性，最好的办法是把它放到阳光下，放在老百姓面前，公公开开，明明白白，谁还敢？如果暗箱操作，神神秘秘，装神弄鬼，那

^① 这是京剧《沙家浜》里的唱词。